



土岐文庫
文庫17
W110
6



文章 17
W110
6

集千家註杜工部詩集卷之十一

春歸

趙曰：頌云春歸言歸當春時也。○廣德二年成都作。

苔徑臨江竹，茅簷覆地花。
別來頻甲子，歸到忽春華。
倚杖看孤石，傾壺就淺沙。
遠鷗浮水靜，輕鷺受風斜。
有世路雖多梗，吾生亦有涯。
此身醒復醉，乘興即為家。

歸來

客裏有所適，歸來知路難。
開門野鼠走，散帙



谷真選

昭和六十年二月一日贈
土岐善麿氏寄

010185192372

東

壁魚乾洗杓開新醞低頭著小冠憑誰給麪

藁細酌老江干本作低頭拭小盤一作著小冠勝沈曰郭璞

玄暉詩散帙問所知注帙書衣也沈曰郭璞注衣書中蟲今人謂之壁魚定功曰壁魚白

魚也俗傳壁魚入道經函中因蠹食神仙字身有五色人得而吞之可致神仙

草堂鶴曰公昔去成都因送嚴武入朝未幾徐知道入梓州繼

以吐蕃入寇陷松維州勢迫近蜀此詩首言成都之亂似專指羗胡而羗

小賊臣因之為亂者也

昔我去草堂蠻夷塞成都今我歸草堂成都

適無虞請陳初亂時反覆乃須臾大將赴朝

廷羣小起異圖中宵斬白馬盟軟氣已麤西

取叩南身并斷劔閣隅布衣七數人亦擁專

城居其勢不兩大始聞蕃漢殊兩卒却倒戈

賊臣互相誅焉知肘腋禍自及梟鏡徒義士

皆痛憤紀綱亂相踰一國實三公萬人欲為

魚唱和作威福孰肯辯無辜眼前列柎械背

後吹笙竽談笑行殺戮濺血滿長衢到今用

鉞地風雨聞號呼鬼妾與鬼馬色悲充爾娛
 國家法令在此又足驚吓賤子且奔走三年
 望東吳弧矢暗江海難為遊五湖不忍竟舍
 此復來雜榛蕪入門四松在步屨萬竹踈舊
 犬喜我歸低徊入衣裾鄰里喜我歸沽酒攜
 葫蘆大官喜我來遣騎問所須城郭喜我來
 賓客隘村墟天下尚未寧健兒勝腐儒飄飄
 風塵際何地置老夫於時見疣贅骨髓幸未

名

枯飲啄媿殘生食薇不敢餘鶴曰大將赴朝

當時入朝也沫曰漢高祖刑白馬盟穀梁傳
齊桓衣裳之會十有一未嘗有敵血之盟鶴
曰叩南謂叩州劍閣在劍州皆蜀道也專城
謂為刺史也沫曰左傳物莫能兩大漢書兩
大不相事夢弼曰戰國策趙報魏滅智伯禍
起肘腋沫曰前漢郊祀志梟名食母破鏡
獸名食父黃帝欲絕其類使百吏同皆用之
左傳一國三公吾誰適從趙曰左傳微禹吾
其魚乎光武紀決水灌之百萬之衆可使為
魚沫曰左傳至於用鉞趙曰已殺其主故謂
之鬼妾鬼馬如匈奴以亡者之妻為鬼妻也
鄭曰雜他計切除草也蝶徒協切矮牆也希
曰大官謂嚴武趙曰莊子附贅懸疣古詩食
蕨不願餘後村詩話子美草堂詩大官喜我

來遣騎問所須城郭喜我來賓客隘村墟其
體蓋用木蘭詩云爺娘聞女來出郭相扶持
阿姊聞妹來當戶理紅粧小
弟聞姊來磨刀霍霍向猪羊

四松 王云豈不有深思奇氣而聲響索然全不可諷詩本尚聲終非所貴也

四松初移時大抵三尺強別來忽三歲離立
如人長會看根不拔莫計枝獨傷幽色幸秀
發疎柯亦昂藏所插小藩籬本亦有隄防終
然振撥損得愧千葉黃敢為故林主黎庶猶
未康避賊今始歸春草滿空堂覽物歎衰謝

理情
如

及茲慰淒涼清風為我起灑面若微霜足以

送老姿聊待偃蓋張我生無根蒂配爾亦茫

茫此語本極悲有情且賦詩事迹兩可忘勿

矜千載後慘澹蟠穹蒼趙曰禮記離坐離立

說文曰振扶也然南人以物觸物為振也廣雅曰撥除也

鄭曰振直庚切撥北末切趙曰抱村子天陵

偃蓋之松容齋五筆曰古今詩人懷想故居

形之篇詠必以草木為比與杜公寄題草堂

云尚念四小松蔓草易拘纏霜骨不甚長永

為鄰里憐讀之淒然及歸草堂詩曰四松初

移時大抵三尺強別來忽三歲離立如人長

尤可見一時

之懷抱也

水檻

蒼江多風飈雲雨晝夜飛茅軒駕巨浪焉得
 不低垂遊子久在外門戶無人持高岍尚為
 谷何傷浮柱欹扶顛有勸誠恐貽識者嗤既
 殊大厦傾可以一木支臨川視萬里何必欄
 檻為人生感故物慷慨有餘悲宋曰大厦將
 傾非一木可

日原

破船

平生江海心宿昔具扁舟豈惟清溪上日傍
 柴門遊蒼惶避亂兵緬懷邈舊丘鄰人亦已
 非野竹獨脩脩船舷不重扣埋沒已經秋仰
 看西飛翼下愧東逝流故者或可掘新者亦
 易求所悲數奔竄白屋難久留師曰船傷
 也叩之以節

歌趙曰晉夏統以足叩船而歌吳曲

絕句六首

日出籬東水雲生舍南泥竹高鳴翡翠沙僻

舞鷓鴣

夢弼曰：翡翠羽雀，翠青羽雀。上林賦注：鷓鴣，黃白色，長頸赤喙。

藹藹花藥亂飛飛，蜂蝶多幽棲。身懶動，客至

欲如何。

鑿井交椽葉，開渠斷竹根。扁舟輕裊纜，小徑

曲通村。

急雨捎溪足，斜暉轉樹腰。隔巢黃鳥並，翻藻

白魚跳。

舍下筍穿壁，庭中藤刺簷。地晴絲冉冉，江白

草纖纖。

江動月移石，溪虛雲倚花。鳥棲知故道，帆過

宿誰家。

題桃樹

小徑升堂舊不斜，五株桃樹亦從遮。高秋總

餽貧人實，來歲還舒滿眼花。簾戶每宜通乳

鷺，兒童莫信打慈鴟。寡妻羣盜非今日，天下

車書正一家。

滄溟

邵國賢曰
春色如故
而浮雲屢
交觀于江
山而感慨
係之此二句
賦而比也

登樓 女子性情

花近高樓傷客心，萬方多難此登臨。
 錦江春色來天地，玉壘浮雲變古今。
 北極朝廷終不改，西山寇盜莫相侵。
 可憐後主還祠廟，日暮聊為梁父吟。

謂先主廟中乃亦有後主此亡國者何足祠徒使人思諸葛梁父之恨而已梁父吟亦興廢之感也武侯以之。洙曰蜀有玉壘山。夢弼曰西山寇盜謂吐蕃也。

過南鄰朱山人水亭

相近竹參差，相過人不知。
 幽花歆滿樹，小水細通池。

四句描摹幽興，無味之味甚長。

歸客村非遠，殘樽席更移。
 看君多道氣，從此數追隨。

過故斛斯校書莊二首

此老已云歿，鄰人嗟未休。
 竟無宣室召，徒有茂陵求。

庸蜀歎其歿後方授一官鶴曰即斛斯六乃草堂也鄰公所謂酒伴者

園林非昔遊，空餘總帷在。
 淅淅野風秋，漢文妻子寄他食。

極是恨意後來作者皆不及簡齋步驟略近

口口口口口口

還者可謂已之

帝召賈誼於宣室司馬相如病免家居茂陵
武帝使所忠往取其書至則相如已死問其
妻曰長卿未死時為一卷書言有使來求書
奏之於是所忠奏焉天子異之其遺書言封
禪事謝玄暉詩
茂陵將見球

燕入非傷舍鷗歸祗故池斷橋無復板臥柳

自生枝又悲於他作遂有山陽作多慚鮑叔知素

交零落盡白首淚雙垂洙曰向秀與嵇康為竹林之游後經山陽

嵇康之居作思舊賦鮑叔與管仲交管仲曰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鮑叔劉孝標絕交論素交盡利交與

交興

寄邛州崔錄事

邛州崔錄事聞在果園坊久待無消息終朝

有底忙應愁江樹遠怯見野亭荒浩蕩風塵

外誰知酒熟香洙曰果園坊在成都

寄司馬山人十二韻

關內昔分袂天邊今轉蓬驅馳不可說談笑

偶然同道術曾留意先生早擊蒙家家迎新

子處處識壺公長嘯峨嵋北潛行玉壘東有

時騎猛虎虛室使仙童髮少何勞白顏衰肯
 更紅望雲悲轆軻畢景羨冲融喪亂形仍役
 淒涼信不通懸旌要路口倚劔短亭中永作
 殊方客殘生一老翁相哀骨可換亦遣馭清
 風洙曰後漢方術傳薊子訓有神異之道既到京師公卿以下候之者坐上常數百人費長房為市椽市中有一老翁賣藥懸一壺於肆頭及市罷輒跳入壺中市人莫之見惟長房於樓上觀之異焉因往再拜翁乃與俱入壺中趙曰史記云搖搖懸旌無所終薄曰莊子夫列子御風而行冷然善也

贈王二十四侍御契四十韻

徃徃雖相見飄飄媿此身只是一句不關輕
 綬冕俱是避風塵一別星橋夜三移斗柄春
 敗亡非赤壁敗亡自謂親涉是境方會奔走為黃巾子去
 何瀟灑余藏異隱淪書成無過鴈衣故有懸
 鶉恐懼行裝數伶俜臥疾頻曉鶯工併淚秋
 月解傷神會面嗟鰲黑含悽話苦辛接輿還
 入楚王粲不歸秦錦里殘丹竈花溪得釣綸

上集卷十一

八

表

消中祇自惜，晚起索誰親。伏柱聞周史，乘槎似漢臣。鴛鴻不易狎，龍虎未宜馴。客即挂冠至，交非傾蓋新。由來意氣合，直取性情真。浪跡同生死，無心恥賤貧。偶然存蔗芋，五字亦生語幸各對松筠。麤飯依他日，窮愁怪此辰。女長裁褐穩，男大卷書勻。謂各有一卷書耳淵口江如練，蠶崖雪似銀。名園當翠巘，野棹沒青蘋。屢喜王侯宅，時邀江海人。追隨不覺晚，款曲動彌

旬。但使芝蘭秀，何須棟宇鄰。山陽無俗物，鄭驛正留賓。出入並鞍馬，光輝忝席珍。重遊先主廟，更歷少城闈。石鏡通幽魄，苦語琴臺隱絳脣。送終惟糞土，結愛獨荆榛。十字是上意，愴甚不可復味置酒高林下，觀碁積水濱。區區甘累趼，稍稍息勞筋。網聚粘圓鮒，絲繁煮細蓴。長歌敲柳瘦，小睡凭藤輪。凭則非蒲團矣，似謂侍御所乘也農月須知課，田家敢忘勤。浮生難去食，良會惜清晨。列

國兵戈暗今王德教淳要聞除猥偷休作畫

麒麟畫麒麟但好看耳不洗眼看輕薄虛懷

任屈伸莫令膠漆地萬古重雷陳洙曰李冰

七上應斗魁七星吳周瑜與曹操戰于赤壁

敗之漢靈帝時鉅鹿人張角所部眾皆着黃

中同日反叛荀子子夏貧衣若懸鵲趙曰春

鶯秋月人所賞翫而鷲所工者在於於并人之

淚月所解者在於傷人之神則以亂離疾病

之所感也後山詩話云東坡居穎春夜對月

王夫人曰春月可喜秋月使人愁耳坡笑謂

子誠知言遂作詞曰不似秋光只與離人照

斷腸而老杜云秋月解傷神語簡而益工也

洙曰語楚狂接輿漢末王粲以兩京擾亂乃

大而依劉表於荆州趙曰消中公自言有滿

渴病也洙曰嵇康絕交書又音求索之索

誰親言為况蕭索無親之者又音求索之索

言將求誰親我乎亦通洙曰老子為周柱下

史王康居詩老聃伏柱史漢使張騫乘槎事

見荆楚歲時記晉葛洪挂冠不仕鄒陽傳白

頭如新傾蓋如故蜀都賦其圍則有瓜疇芋

區甘蔗辛薑蒲口岷江所經也蠶崖關名在

止集卷十一

上

齊

詩花蔓引藤輪鄭曰猥烏入切偷勇主切獸

樽也曹植詩我柳瘦瓢藤輪謂車也謝鮑

注見前鄭曰研古典切朕也夢弼曰柳夔謂

記儒有席上之珍以待聘少成石鏡琴臺竝

俗物復來敗人意趙曰漢鄭當時為太子舍

人常置驛馬於長安諸郊請謝賓客洙曰禮

名夢弼曰淮南子猥偷為害幸使羿殺之萬
民皆喜洙曰漢畫功臣於麒麟閣陳雷為友
如膠漆之堅並詳注見前

別唐十五誠因寄禮部賈侍郎鶴曰按史

賈至貶岳州司馬寶應初召復故官是年轉禮部侍郎

九載一相逢百年能幾何復為萬里別送子
山之阿白鶴久同林潛魚本同河未知棲集
期衰老強高歌歌罷兩悽惻六龍勿蹉跎相
視髮皓白況難駐羲和胡星墜燕地漢將仍

詩人安得
有此此皆
三百篇正
義也

橫戈蕭條四海內人少豺虎多少人慎莫投
多虎信所過饑有易子食獸猶畏虞羅子負
經濟才天門鬱嵯峨飄飄適東周來往若崩
波南宮吾故人白馬金盤陀雄筆映千古見
賢心靡他念子善師事歲寒守舊柯為吾謝
賈公病肺臥江沱洙曰義和以六龍御日蹉跎言遲暮也師曰漢天文
志旄頭胡星也洙曰左傳易子而食析骸而
爨夢弼曰虞羅謂虞人之羅設以捕獸也余
曰古今詩話云梅聖俞愛杜詩蕭條四海內
人少虎狼多少人慎莫投多虎信所過饑有

上集卷之十一
三

易子食獸猶畏虞羅如此等句含蓄深矣殆不可模倣趙曰漢官儀曰泰山東上七十里至天門洙曰南宮禮部也夢弼曰昔賈逵為禮部侍郎常乘白馬故於賈至亦云金盤陀未詳或曰山名屬東都念子善師事勉唐生事賈至也師曰病肺公自謂也

長吟

江渚翻鷗戲官橋帶柳陰江飛競渡日草見踏青心已撥形骸累真為爛熳深賦詩新句穩不覺自長吟

歸鴈

東來萬里客亂定幾年歸腸斷江城鴈高高正北飛

絕句二首

遲日江山麗春風花草香泥融飛鷺子沙暖睡鴛鴦信詩氣象江碧鳥逾白山青花欲然今春看又過何日是歸年

韋諷錄事宅觀曹將軍畫馬圖引

鶴曰信

滄溟選

寫得

曲折

如見

畫中

形神

韋諷居在成都時為閬州錄事趙曰曹將軍名霸明皇雜錄云陳人馮紹正曹霸鄭虔皆善繪畫時稱神妙

國初已來畫鞍馬神妙獨數江都王將軍得名三十載人間又見真乘黃曾貌先帝照夜白龍池十日飛霹靂內府殷紅瑪瑙盤婕妤傳詔才人索盤賜將軍拜舞歸輕紈細綺相追飛貴戚權門得筆跡始覺屏障生光輝昔日太宗拳毛騮近時郭家獅子花今之新圖

有二馬復令識者久歎嗟此皆騎戰一敵萬
縞素漠漠開風沙其餘七疋亦殊絕迥若寒
空動煙雪霜蹄蹴踏長楸間馬官廝養森成
列可憐九馬爭神駿顧視清高氣深穩借問
苦心愛者誰後有韋諷前支遁以主人對支遁豪氣橫出
憶昔巡幸新豐宮翠華拂天來向東騰驤磊
落三萬疋皆與此圖筋骨同自從獻寶朝河
宗無復射蛟江水中君不見金粟堆前松柏

上集卷二十一

古

信

裏龍媒去盡鳥嘑風

長篇意外淪痛險絕。鄭曰：名畫記：江都王緒。

霍王元軌之子，多材藝，畫鞍馬，擅名。鄭曰：貌

莫角切。下屢貌。同。夢弼曰：明皇有馬，名照夜

白。嘗命曹將軍畫以爲圖。蒼舒曰：按唐會要

明皇在藩邸，居興慶里宅，有龍池。湧出，日以

浸廣。至開元中，爲興慶宮。趙曰：言曹將軍所

畫之馬，神妙乃真龍也。故能感動龍池。如此

鄭曰：殷烏閒切。婕妤，上好葉切。下汝諸切。婦

官也。夢弼曰：唐制，內宮婕妤，好才人，各九人。此

言天子遣婕妤，好傳詔令，才人取馮，幽盤賜將

軍將軍拜舞，而歸，輕純細綺，言從者也。鄭曰：

駟，胡華切。太宗有六駿，皆平盜時所乘。拳毛

騮，乃平劉黑闥時乘也。朱曰：郭子儀收復京

師代宗以九花虬賜之。一名獅子驄。師曰：縞

素，漠漠開風沙，言雖畫縞素之上，而有開拓

沙漠之態，定功曰：莊子：馬蹄可以踐霜雪，維

摩經：龍象蹴踏，非驢所堪。朱曰：曹子建詩：走

馬長楸間。鄭曰：廝息，移切。趙曰：世說：支遁字

道林，嘗養馬，人有譏之者，荅曰：貧道愛其神

駿，聊復畜爾。今公以支遁養馬，韋諷藏畫馬

上集卷二十一

左

香

皇泰陵在蒲城東北之金粟山。明皇嘗至睿

皇今已升遐，無復幸驪山矣。趙曰：長安志：明

弼曰：穆天子西征而歸，未幾上升。此以比明

五年，漢武自潯陽浮江，親射蛟，江中獲之。夢

宗者，言河宗朝而獻寶也。朱曰：前漢志：元封

與天子披圖視典，以觀天下寶器。今云：朝河

之所居，是爲河宗。天子西征，至陽紆山，河伯馮夷

曰：穆天子傳：天子西征，乃沉璧禮焉。河伯乃

宗橋陵見金粟山岡有龍盤虎踞之勢謂侍
臣曰吾千秋萬歲後葬此暨升遐羣臣遵先
旨葬焉洙曰漢禮樂
志天馬徠龍之媒

送韋諷上閩州錄事參軍

國步猶艱難兵革未衰息萬方哀嗷嗷十載
供軍食庶官務割剝不暇憂反側誅求何多
門賢者貴為德韋生富春秋洞徹有清識操
持紀綱地喜見朱絲直當令豪奪吏自此無
顏色必若救瘡痍先應去蝥賊揮淚臨大江

高天意悽惻行行樹佳政慰我深相憶洙曰春秋

富出漢書注云言年幼也此之於財方未賈
竭故謂之富希曰喬琳歷四川刺史嘗謂錄
事參軍曰子綱紀一郡能劾刺史乎故六帖
亦謂之綱紀洙曰鮑明白頭吟直如朱絲
繩趙曰管子曰凡輕重散斂以時平準故大
賈富家不得豪奪吾人也洙曰詩去其螟螣
及其蝥賊馬
曰樹立也

丹青引贈曹將軍霸

將軍魏武之子孫於今為庶為清門起語激
及此英雄割據雖已矣文采風流今尚存接

滄溟選
盛唐諸家
皆當退舍
矣

四才

又學書初學衛夫人但恨無過王右軍丹青

不知老將至富貴於我如浮雲突兀四語能

承恩數上南薰殿凌煙功臣少顏色將軍下

筆開生面良相頭上進賢冠猛將腰間大羽

箭褒公鄂公毛髮動英姿颯爽來酣戰先帝

天馬玉花驄畫工如山貌不同是日牽來赤

墀下迥立閭闔生長風迥立意詔謂將軍拂

絹素意匠慘淡經營中斯須九重真龍出

洗萬古凡馬空玉花却在御榻上榻上庭前

屹相向相向語至尊含笑催賜金圍人太僕

皆惆悵弟子韓幹韓幹入室亦能畫馬窮殊相

幹惟畫肉不畫骨忍使驪氣凋喪名將軍

盡善蓋有神必逢佳士亦寫真謂未遇自今

漂泊干戈際屢貌尋常行路人途窮返遭俗

眼白世上未有如公貧但看古來盛名下終

上集卷二十一

七

南

四才
仍其才
胆識

讀此
收名

之曰人
豈獨
今日
成武

曰坎壈纏其身首尾悲壯動盪皆名言○趙

籍為庶人朱曰左傳三后之姓於今為庶主

武所知也葛常之詩話子美丹青引云將軍魏

詩亦云房杜王魏之子孫雖及百代為青門

則知子美當時已為詩人所欽服如此殘膏

餘馥沾巧後人宜哉故微之云詩人已來未

嘗云有一弟子號王逸少用筆咄咄逼人

呂氏童蒙訓云謝無逸語汪信民云老杜有

自然不做底語到極至富貴於我如浮

至處者如丹青不知老將至富貴於我如浮

雲此自然不做底語到極至富貴於我如浮

大鏞在東序水盡玉衡懸清秋此雕琢語到

極至處者也朱曰唐貞觀中畫李靖等二十

四人於凌煙閣太宗為序趙曰凌煙畫像

色已暗而曹將軍重為之畫故云開生面用

字所出則左傳狄人歸先軫之元而面如生

也朱曰後漢志進賢冠古緇布冠文儒者以

服也太宗嘗自製長弓大羽箭皆倍常制以

旌武功襄公段玄鄂公尉遲敬德也趙曰

-5 165 35 885" data-label="Text">

酣戰字出淮南子魯陽公與韓戰酣日暮

有當日酣戰氣象也貌莫角切下同鶴曰明

皇別錄上乘照夜白玉花驄趙曰閭闔天門

也夢彌曰陸機文賦意同契而為匠古樂府

不知理何事踐立經營中容齋五筆云韓公

人物畫記其叙馬處凡馬之事二十有七為

-15 165 25 885" data-label="Text">

馬大小八十有三而莫有同者馬秦少游謂

-55 165 15 885" data-label="Text">

其叙事該而不煩故倣之而作羅漢記坡公

上集卷二十一

大

雨

賦韓幹十四馬詩誦之蓋不待見畫也詩之
與記其體雖異其布置鋪寫則同老杜觀曹
將軍畫馬圖引視東坡似若不及至於丹青
引斯須九重真龍出一洗萬古凡馬空不妨
獨步也杜又有畫馬讚云韓幹畫馬毫端有
神驕驪老大駿骨實惟龍媒之句坡公九馬讚言
地瞻彼駿骨實惟龍媒之句坡公九馬讚言
薛紹彭家藏曹將軍九馬圖子美所為作詩
者也其辭云牧者萬歲繪者惟霸甫為作頌
偉哉九馬讀此詩文數篇直能使入方寸超
然意氣橫出可謂妙絕動宮牆矣夢弼曰圍
人掌養馬太僕掌車駕容齋續筆云老杜丹
青引至尊含笑催賜金圍人太僕所不樂不
以為畫馬奪真圍人太僕所不樂不圍人
太僕蓋牧養官曹及馭者而黃金之賜乃畫
史得之是以惆悵杜公之意深矣又觀曹將

軍畫馬圖云內府殷紅瑪瑙盤婕妤傳詔才
人索亦此意也夢弼曰韓幹大梁人善寫貌
人物尤工鞍馬初師曹霸王右丞維見其畫
推獎之官至寺丞楚詞志坎壈而不違注不
遇貌壘
盧感切

寄李十四員外布十二韻公自注新除司議郎

萬州別駕雖尚伏枕已聞理裝

名參漢望苑職述景題輿巫峽將之郡荆門
好附書遠行無自苦內熱比何如正是炎天
闊那堪野館踈黃牛平駕浪畫鷁上凌虛試

待盤渦歇方期解纜初悶能過小徑自為摘

嘉蔬渚柳元幽僻村花不掃除宿陰繁素柰

過雨亂紅渠寂寂夏先晚泠泠風有餘江清

心可瑩竹冷髮堪梳直作移巾几秋帆發弊

廬洙曰漢博望侯武帝為戾太子置之使通

以李布漢周景為豫州刺史辟陳蕃為別駕蕃不就

景題別駕輿曰陳仲舉座也洙曰內熱字出

莊子黃牛峽名修可曰畫鷁者船頭畫為鷁

寄董卿嘉榮十韻

聞道君牙帳防秋近赤霄下臨千雪嶺却背

五繩橋海內久戎服京師今晏朝犬羊曾爛

熨宮闕尚蕭條猛將宜嘗膽龍泉必在腰黃

圖遭污辱月窟可焚燒謂宮殿會取干戈利無

令斥候驕居然雙捕虜自是一嫖姚落日思

輕騎秋天憶射鵰雲臺畫形像皆為掃氛妖

洙曰牙帳則元帥建牙旗於帳前也鶴曰防

秋近赤霄言列戍西山三城之高也洙曰雪

王云却無一
毫情韻苦
柳特甚何足
貴也

嶺卽西山繩橋在岷江史記越王勾踐反國
 苦身勞思飲食嘗膽不忘會稽之耻龍泉楚
 王劔名也趙曰書有三輔黃圖言秦漢宮苑
 制度洙曰長楊賦西壓月窟西域傳斥侯百
 人五分之夜擊刁斗自衛漢光武拜馬武捕
 虜將軍明帝初復拜武捕虜將軍霍去病爲
 嫖姚校尉修可曰北史斛斯光工騎射嘗射
 一大禽形如車輪而下乃鷓也邢子高曰此
 真射鷓手當時號爲落鷓都督趙曰
 漢明帝圖畫二十八將於南宮雲臺

青絲白馬壽陽來及景之叛乘白馬
 青絲白馬壽陽來及景之叛乘白馬
 青絲白馬壽陽來及景之叛乘白馬
 青絲白馬壽陽來及景之叛乘白馬

青絲白馬誰家子麤豪且逐風塵起不聞漢

主放妃嬪近靜潼關掃蜂蟻殿前兵馬破汝

時十月卽爲壘粉期書生張皇軍國願幸功

始祖也至未如面縛歸金闕萬一皇恩下玉

墀傷哉○希曰肅宗復京師出宮女三千人

殿前兵馬謂神策軍趙曰十月卽爲壘粉期

告以必破亡之證也洙曰萬一皇恩下玉墀

時降者皆受節鎮河

黃河二首

鮑曰是詩前篇謂吐蕃入寇後篇謂嚴鄭公軍按史

是年鄭公復節度劔南破吐蕃七萬衆于當狗城遂收益川加檢校吏部

尚書

黃河北岍海西軍椎鼓鳴鐘天下聞鐵馬長鳴不知數胡人高鼻動成羣

黃河西岍是吾蜀欲須供給家無粟願驅衆庶戴君王混一車書棄金玉

揚旗公自注二年夏六月成都尹鄭公置酒公堂觀騎士試新旗幟

夢弼曰按元稹誌公墓云劔南節度使嚴武狀爲工部員外郎參謀軍事

又按嚴武是年九月與吐蕃戰于當狗城敗之故公初在幕中因觀揚旗而作此詩

江雨颯長夏府中有餘清我公會賓客肅肅有異聲初筵閱軍裝羅列照廣庭庭空六馬入駃駃揚旌旌迴迴偃飛蓋熠熠迸流星來纏風颯急去擘山嶽傾林歸俯身盡前言俯身試摩旗妙取略地平虹蜺就掌握舒卷隨人輕三州陷犬戎但見西嶺青公來練猛士欲奪天

邊城此堂不易升庸蜀日已寧吾徒且加餐

休適蠻與荆鄭曰駮駮馬搖頭也上布可切

去年冬吐蕃陷松維保三州

軍中醉飲寄沈公劉叟

酒渴愛江清餘酣漱晚汀軟沙歌坐穩冷石
醉眠醒野膳隨行帳華音發從伶數杯君不
見醉已遣沈冥

立秋日雨院中有作廣德三年秋成都府幕中作

山雲行絕塞大火復西流飛雨動華屋蕭蕭

梁棟秋窮途愧知己暮齒借前籌已費清晨

謁那成長者謀解衣開北戶高枕對南樓樹

濕風涼進江喧水氣浮禮寬心有適節爽病

微瘳主將歸調鼎吾還訪舊丘洙曰張良願借前箸以籌

之趙曰公謂晚年得預嚴府參謀也趙曰禮

寬心有適謂嚴武待以禮數之寬病微瘳公

還朝秉政日吾當遂歸計矣希曰舊丘指長

居安故也

滄溟選

奉和嚴鄭公軍城早秋

夢弼曰按編年通載是年

九月嚴武破吐蕃于當狗城遂收鹽川城

秋風嫋嫋動高旌玉帳分弓射虜營已收滴

博雲間戍欲奪蓬婆雪外城

希曰抱朴子外篇軍在太一玉

帳之中不可攻也鶴曰滴博西山城名雲間以言其高也高適上疏所謂在窮山之巔公西山詩轉粟上青天是也蓬婆乃吐蕃城名在雪山之外故云幾欲奪之矣

軍城早秋

鄭國公嚴武

昨夜秋風入漢關朔雲邊雪滿西山更催

飛將追驕虜莫遣沙場匹馬還

味曰漢匈奴號李廣

為飛將軍修可曰公羊傳匹馬隻輪無返者

院中晚晴懷西郭茅舍

幕府秋風日夜清澹雲踈雨過高城葉心朱

實堪時落

堪者不甚也

階面青苔先自生復有樓

臺街暮景不勞鐘鼓報新晴浣花溪裏花饒

笑肯信吾兼吏隱名

趙曰汝南先賢傳鄭欽

曰晉山濤吏非吏隱非隱

鍾鼓知晴以院深故全觀樓臺迤照則自知之矣二句自為呼應

滄溟選

到村

碧澗雖多雨，秋沙先少泥。蛟龍引子過，荷芰逐花低。老去參戎幕，歸來散馬蹄。稻梁須就列，榛草即相迷。蓄積思江漢，頑疎感町畦。有久意出蜀不曉人事分爾暫酬知己分，還入故林棲。鄭曰先見切洙曰曹子建詩俯身散馬蹄蒼舒曰莊子彼且為無町畦亦與之為無町畦

村雨

雨聲傳兩夜，寒事颯高秋。挈帶看朱紱，開箱覩黑裘。世情只益睡，盜賊敢忘憂。松菊新霑洗，茅齋慰遠遊。洙曰公為尚書員外郎服紉故用赤紱也挈一作攬

倦夜

道首非壯

竹涼侵臥內，野月滿庭隅。重露成涓滴，稀星乍有無。暗飛螢自照，水宿鳥相啼。萬事干戈裏，空悲清夜徂。暗飛螢自照水宿鳥相啼以爲賦景則淺以為興此則長作者於景未有不兼也王直方詩話東坡云司空表聖自論其詩以為得味外味綠樹

北集卷二十一

三五

連村暗黃花入麥稀此句最善又云暮聲花
院閉幡影石壇高吾嘗獨遊五老峰入白鶴
觀松陰滿地不見一人惟聞暮聲然後知此
句之工但恨其寒儉有僧態若杜子美云暗
飛螢自照水宿鳥相啼四更山吐月殘夜
水明樓則才力富健去表聖之流遠矣

遺悶奉呈嚴公二十韻

白水魚竿客比魚竿自太公清秋鶴髮翁胡為來幕
下祗合在舟中仕宦失志不如此黃卷真如律青
袍也自公老妻憂坐痺幼女問頭風平地專
歌倒分曹失異同禮甘衰力就義忝上官通

晴昔論詩早光輝仗鉞雄寬容存性拙翦拂
念途窮露裛思藤架煙霏想桂叢信然龜觸
網直作鳥窺籠不得志西嶺紆村北南江繞
舍東竹皮寒舊翠椒實雨新紅浪簸船應圻
杯乾甕卽空藩籬生野徑斤斧任樵童束縛
酬知己蹉跎效小忠周防期稍稍信憂讒之態可念
大簡遂忽忽曉入朱扉啓昏歸畫角終不成
尋別業未敢息微躬烏鵲愁銀漢駑駘怕錦

蒙會希全物色時放倚梧桐即據槁梧而瞑

趙曰上官指嚴武公在幕府得關通於上
官矣洙曰龜觸網用史記龜策傳神龜抵網
而遭漁者得之鳥窺籠用潘岳賦池魚
籠鳥而有江湖山藪之思師曰西嶺南江述
浣花里之景也洙曰束縛者言性本疎散也
天觀曰別業指草堂也夢弼曰物色謂形容
之老公有望於嚴武
俾得遂倚梧之適也

宿府

清秋幕府井梧寒獨宿江城蠟炬殘永夜角
聲悲自語中天月色好誰看上下沈著風塵荏苒

音書絕關塞蕭條行路難已忍伶俜十年事

強移棲息一枝安

自華州棄官已伶俜獨行十年矣而猶勉強奉誅
幕府如鷓鴣然鳥能蓄久居此乎

樹間

岑寂雙甘樹婆娑一院香交柯低几杖垂實
礙衣裳滿歲如松碧同時待菊黃幾回霜葉
露乘月坐胡牀

送舍弟穎赴齊州三首

岷嶺南蠻北徐關東海西此行何日到送汝

萬行啼絕域惟高枕清風獨杖藜危時暫相

見衰白意都迷趙曰徐關齊地言弟自

風塵暗不開汝去幾時來兄弟分離苦形容

老病催江通一柱觀日落望鄉臺客意長東

北齊州安在哉鄭曰荆州有一柱觀上人呼

臺乃隋蜀王秀所創也

諸姑今海畔兩弟亦山東去傷干戈覓來看

道路通短衣防戰地匹馬逐秋風莫作俱流

落長瞻碣石鴻鶴曰按公作范陽太君盧氏

搗會稽瀕於海也趙曰齊州近海則是山東

矣洙曰趙武靈王好胡服士皆短衣洙曰劉

軼歸鴻於碣石注海畔山也

嚴鄭公堦下新松得霑字

弱質豈自負移根方爾瞻細聲聞玉帳踈翠

近珠簾未見紫煙集虛蒙清露霑何當一百

丈歌蓋擁高簷

嚴鄭公宅同詠竹得香字

嚴鄭公宅同詠竹得香字

嚴鄭公宅同詠竹得香字

嚴鄭公宅同詠竹得香字

綠竹半含籜，新梢纔出牆。色侵書帙晚，陰過酒罇涼。雨洗娟娟淨，風吹細細香。但令無翦伐，會見拂雲長。

孫季昭示兒編云：花竹亦有香，退之云：香隨翠籠擎，初重則以香言之。竹與枇杷本無香，子美云：風吹細細香，枇杷樹香，則皆以香稱之。至於太白，又以柳為有香，其曰：白門柳花滿店香，是也。若夫荆公梅詩，有云：少陵為爾添詩興，可是無心賦海棠，豈謂海棠無香而不賦乎。

奉觀嚴鄭公廳事岷山沱江畫圖十

韻得忘字

世流名

沱水臨寧座，岷山赴此堂。白波吹粉壁，青嶂插雕梁。直訝杉松冷，兼疑菱荇香。雪雲虛點綴，沙草得微茫。嶺鴈隨毫末，川蜺飲練光。霏紅洲藻亂，拂黛石蘿長。暗谷非關雨，丹楓不為霜。秋成玄圃外，景物洞庭傍。繪事功殊絕，幽襟興激昂。從來謝太傅，丘壑道難忘。

夢游

貢岷山導江東別為沱寰宇記沱水在成都府新繁縣誠齋詩話云：老杜山水圖云：沱水臨中座，岷山赴此堂。白波吹粉壁，青嶂插雕梁。此以畫為真也。曾吉父云：斷崖韋偃樹小。

雨郭熙山此以真為畫也洙曰秋成一作秋
城太傅謝安也安雖受朝寄東山之志始末
渝不

晚秋陪嚴鄭公摩訶池泛舟得溪字

公自注池在府內蕭摩訶所開因是得名

湍駛風醒酒船回霧起隄高城秋自落雜樹
晚相迷坐觸鴛鴦起巢傾翡翠低莫須驚白
鷺為伴宿清溪鄭曰駛苦史切疾貌也趙

陪鄭公秋晚北池臨眺鶴曰公在嚴武幕中自遣

悶有作奉呈後如詠竹泛舟觀岷池
畫圖至此池臨眺皆分韻賦詩其情
分稠密如此而史謂嚴武中
頗銜之不知何所本而云

北池雲水闊華館闢秋風獨鶴先依渚衰荷
且映空采菱寒刺上踏藕野泥中素楫分曹
往金盤小徑通萋萋露草碧片片晚旗紅杯
酒霑津吏衣裳與釣翁異方初豔菊故隄亦
高桐搖落關山思淹留戰伐功嚴城殊未掩
清宴已知終何補參軍乏歡娛到薄躬本中

補參軍身乏二
作參軍事

初冬

垂老戎衣窄，歸休寒色深。魚舟上急水，獵火

著高林。日有習池醉，愁來梁甫吟。干戈未偃

息，出處遂何心。鶴曰：按是年十月嚴武攻吐

蕃鹽川城克之，公在幕府，故亦衣戎衣也。趙曰：日有習池醉，謂陪嚴武出也。愁來梁甫吟，公以諸葛亮自比也。

太子張舍人遺織成褥段

客從西北來，遺我細織成。聞風濤湧，中有

掉尾鯨。透迤羅水族，瑣細不足名。客云充君

褥，承君終宴榮。空堂魑魅走，高枕形神清。須

客珍重意，顧我非公卿。留之懼不祥，施之混

柴荆。服飾定尊卑，大哉萬古程。今我一賤老

短褐，更無營煌煌。珠宮物寢處，禍所嬰。歎息

當路子，干戈尚縱橫。掌握有權柄，衣馬自肥

輕。李鼎死岐陽，實以驕貴盈。來瑱賜自盡，氣

豪直阻兵。却其贈錦，復引近年李昔聞黃金

身非
以不假為

王云議論
與意能充
西曲折信奇
作也

少壯
壯年

此字不
能為以
六

多坐見悔吝生奈何田舍翁受此厚貺倩錦

鯨卷還客始覺心和平振我麤席塵媿客茹

藜羹本一作翠織成廣雅天竺出細

言織紋也韓曰大哉萬古程程謂法度趙曰

舊史李鼎嘗代崔光遠為鳳翔尹充本府及

秦隴觀察使宋曰來填嘗為襄陽節度使裴

茂稱瑱強難制宜早除之後貶播州尋賜

死左傳州吁阻兵而安忍宋曰蘇季子位高

金多趙曰莊子藜羹不糝

至後

冬至至後日初長遠在劔南思洛陽青袍白

馬有何意金谷銅駝非故鄉梅花欲開不自

覺棣萼一別永相望語極有興愁極本憑詩遣興

詩成吟詠轉淒涼夢弼曰金谷園銅駝陌豈

平劉禹錫楊柳詞云金谷園中

鷺亂飛銅駝陌上好風吹是也

觀李固請司馬弟山水圖三首

簡易高人意匡牀竹火爐寒天留遠客碧海

挂新圖雖對連山好貪看絕島孤羣仙不愁

上集卷二

三

思有味冉冉下蓬壺夢弼曰淮南子匡牀弱

方丈渾連水天台總映雲人間長見畫老去

恨空聞自傷足力之不能繼也上句范蠡舟偏

小王喬鶴不羣此生隨萬物何處出塵氛夢弼

曰孫綽天台賦涉海則有方丈蓬萊登陸則

有四明天台皆古聖之所由化神仙之所窟

宅洙曰范蠡為越破吳功成名遂乃乘扁舟

泛江湖變姓名適齊為鳴夷子趙曰其圖必

畫舟與鶴故以范蠡王喬

世之王喬鶴事注見前

高浪垂翻屋崩崖欲壓牀野橋分子細沙

繞微茫紅浸珊瑚短青懸薜荔長浮查並坐

得僊老暫相將總是好語○夢弼曰王子年

海查上有光若星月查浮四海十二年一周

天名曰貫月查又曰挂星查羽仙棲息其上

○哭台州鄭司戶蘇少監鶴曰鄭處蘇

繼而亡八哀蘇源明詩中云榮

陽復寂寞此詩云凶問一年俱

故舊誰憐我平生鄭與蘇存亡不重見喪亂

獨前塗是中有豪俊人誰在文章掃地無羈

遊萬里闊，凶問一年俱。白日中原上，清秋大海隅。夜臺當北斗，泉路著東吳。得罪台州去，時危棄碩儒。移官蓬閣後，穀貴歿潛夫。流慟嗟何及，銜冤有是夫。道消詩發興，心息酒爲徒。許與才雖薄，追隨跡未拘。班揚名甚盛，嵇阮逸相須。會取君臣合，寧詮品命殊。賢良不必展，廊廟偶然趨。勝決風塵際，功名造化鑪。從容詢舊學，慘淡閱陰符。擺落嫌疑久，哀傷

志力輸俗，依綿谷異客。對雪山孤童，稚思諸

子交情。列友于情乖，清酒送望絕。撫墳噓瘡

病餐巴水，瘡痍老蜀都。飄零迷哭處，天地日

榛蕪。鶴曰：蘇鄭之死，適值歲歉，按舊史廣德二年自秋及冬，斗米千錢，故詩中云穀

貴歿，潛夫八哀源明詩亦云：嗚呼子逝日始

泰則終，蹇長安米萬錢，周喪盡餘喘。又此詩

未云：俗依綿谷異客，對雪山孤。瘡痍老蜀都，蓋公自叙。此時展轉歷綿梓，閬

間而復來，成都也。

去矣行鶴曰：公在嚴武幕中賦去矣

行明年正月果歸溪上鮑注

王云短篇
奇狂真是
過人

以爲天寶間公在率府數上賦
頌不蒙采錄欲辭職而賦此非

君不見鞞上鷹一飽則飛掣焉能作堂上鷲

銜泥附炎熱野人曠蕩無覩顏豈可久在王

侯間未試囊中餐玉法明朝且入藍田山託興

矯矯今人必以一飽爲諱所謂掇皮皆真○

洙曰鮑明遠詩昔如鞞上鷹今似檻中猿魏

志呂布因陳登求徐州牧不得布怒登喻之

曰登見曹公言待將軍譬如養鷹饑則附人

飽則颺去史滑稽傳注鞞臂捍也前漢志藍

田山出美玉長安魏書李預傳預居長安每

羨上古人餐玉之法乃採訪藍田躬往攻掘

得若環璧者百餘皆光潤可玩預乃以爲屑

日服食之

正月三日歸溪上有作簡院內諸公

集千家註杜工部詩集卷之十一

府深覺負平生夢弼曰釋名酒有沉齊浮蟻

蟻對春開

營屋

上集卷之十一

李

王云短篇
奇壯真是
過人

君不見鞞上鷹一飽則飛掣焉能作堂上鷲
街泥附炎熱野人曠蕩無覩顏豈可久在王
集千家註杜工部詩集卷之十一

以為天寶間公在率府數上賦
頌不蒙采錄欲辭職而賦此非

魏之
志藍
安每
往攻
以為

集千家註杜工部詩集卷之十二

正月三日歸溪上有作簡院內諸公

永奉元年成都作鶴曰時
公自嚴武幕中歸浣花溪

野外堂依竹籬邊水向城蟻浮仍臘味鷗泛
已春聲藥許鄰人斲書從稚子擎白頭趨幕
府深覺負平生夢弼曰釋名酒有沉齊浮蟻
在上汎汎然沫曰庾信詩浮

蟻對
春開

營屋

我有陰江竹能令朱夏寒陰通積水內高入
 浮雲端甚疑鬼物憑不顧翦伐殘東偏若面
 勢戶牖永可安愛惜已六載茲晨去千竿蕭
 蕭見白日洶洶開奔湍度堂匪華麗養拙異
 考繁草茅雖雍菴衰病方少寃洗然順所適
 此足代加餐寂無斤斧響庶遂憩息懽夢弼曰度
堂之度徒洛切趙曰詩考繁在澗考成也繁
樂也今公言養拙而已非有在澗之繁樂也
灑洗音

奉寄高常侍

鶴曰高適為西川節度
 禦吐蕃師出無功亡松

汶上相逢年頗多飛騰無那故人何
維等州以嚴武代還用為
刑部侍郎左散騎常侍

蜀應全未方駕曹劉不啻過今日朝廷須汲

黯中原將帥憶廉頗天涯春色催遲暮別淚

遙添錦水波宋曰地理志汶水出泰山萊蕪

先除淮南節度後為西川節度故言總戎楚

蜀修可曰方駕並駕也與方舟之方同廣絕

交論適文麗藻方駕曹王今言曹劉乃曹植

劉楨也宋曰不啻猶過多也家語何翅惠哉

漢書汲黯在朝淮南寢謀言黯之材足以折衝千里也史記廉頗趙之良將也漢文帝嘗嘆曰吾獨不得廉頗李牧為將豈憂匈奴哉

春日江村五首

農務村村急春流岸岸深乾坤萬里眼時序百年心使人無復思致故不可及茅屋還堪賦桃源自可尋艱難昧生理飄泊到如今

迢遞來三蜀蹉跎又六年客身逢故舊發興自林泉過懶從衣結頻遊任履穿藩籬頗無

限恣意向江天

趙曰蜀郡廣漢郡捷為郡入蜀至是六年矣洙曰董京威衣百結衣夢

潘籬無限景恣意買江天種竹交加翠栽桃爛熳紅經心石鏡月到面

雪山風赤管隨王命銀章付老翁豈知牙齒

落名玷薦賢中

洙曰石鏡雪山皆在蜀中注見前漢官儀尚書令僕丞郎

月給赤管大筆一雙公時為檢校尚書工部郎故云鶴曰公為工部員外郎賜緋魚袋考漢表銀章青綬注銀印背紐其文曰章謂刻曰某官之章唐雖無賜印者公謂銀章特指

魚袋而言耳趙曰銀章方賜

來故次篇有垂朱紱之句五古此句不可在在亦不便也

扶病垂朱紱歸休步紫苔郊扉存晚計幕府

媿羣材燕外晴絲卷鷗邊水葉開鄰家送魚

驚問我數能來朱曰紱古蔽膝也象冕服以

朱紱師古注云朱紱為朱裳畫為亞

羣盜哀王粲中年召賈生羣盜中年皆不必

登樓初有作前席竟為榮宅入先賢傳才高

處士名異時懷二子春日復含情洙曰漢末

京擾亂之荆州嘗思歸作登樓賦故先賢傳載荆州有王粲宅漢文帝以賈誼為長沙王太傅歲餘思誼微至宣室因問以鬼神事帝不覺前席曰吾久不見賈生自以為過之今不及也

春遠

蕭蕭花絮晚菲菲紅素輕日長唯鳥雀春遠

獨柴荆語近數有關中亂何曾劍外清故鄉

歸不得地入亞夫營鶴曰按史是年吐蕃雖

兆之富平縣故云數有關中亂趙曰亞夫營在長安公之故鄉也漢文帝時周亞夫軍細

柳以備胡

暮登四安寺鍾樓寄裴十迪

作四一西

暮倚高樓對雪峰，僧來不語自鳴鍾。
孤城返照紅將斂，近市浮煙翠且重。
多病獨愁常闕寂，故人相見未從容。
知君苦思緣詩瘦，太向交游萬事慵。

絕句三首

聞道巴山裏，春船正好行。都將百年興，一望

情思初起

九江城

水檻溫江口，茅堂石荀西。移船先主廟，洗藥

浣花溪

謾道春來好，狂風大放顛。吹花隨水去，翻却

釣魚船

屏跡

衰年甘屏跡，幽事供高臥。鳥下竹根行，龜開
萍葉過。年荒酒價乏，日併園蔬課。猶酌甘泉

歌歌長擊樽破鶴曰按史是年存饑京師斗

價之故乃併課園蔬賣以充沽直也修可曰世說王大將軍每酒後輒詠魏武樂府云老驥伏櫪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壯心不已以如意打唾壺壺口盡缺子美歌長擊樽破類此

天邊行

天邊老人歸未得日暮東臨大江哭隴右河源不種田胡騎羗兵入巴蜀洪濤滔天風拔木前飛秃鷲後鴻鵠九度附書向洛陽十年骨肉無消息趙曰連年吐蕃寇隴右河源蕭條又陷松維保三州故云胡騎

羌兵入巴蜀也鶴曰按史永泰元年三月辛亥大風拔木公有風拔木之句當是紀實也

栴樹為風雨所拔歎

倚江栴樹草堂前故老相傳二百年誅茅卜居總為此五月髣髴聞寒蟬東南飄風動地至江翻石走流雲氣幹排雷雨猶力爭根斷泉源豈天意滄波老樹性所愛浦上童童一青蓋野客頻留懼雪霜行人不過聽箏籟復回有虎倒龍顛委榛棘淚痕血點垂胷臆我有

佳甚

新詩何處吟草堂自此無顏色宋玉高堂賦纖條悲鳴聲似箏籟

桑對遙望見童童如小車蓋趙曰宋玉高堂賦纖條悲鳴聲似箏籟

喜雨鶴曰按史永泰元年春大旱四月始雨七月又旱乃遣近臣錄

囚蓋是年自春至秋多旱

春旱天地昏日色赤如血農事都已休兵戎

况騷屑巴人困軍須慟哭厚土熱滄江夜來

雨真宰罪一雪穀根小蘇息沴氣終不滅何

由見寧歲解我憂思結崢嶸羣山雲交會未

斷絕安得鞭雷公滂沱洗吳越公自注時聞

希曰巴人困軍須當是去年嚴武敗吐蕃于

當徇城又克鹽川城時尚未撤其備也滄江

指夔州雲安而言按公有雷詩云巫峽中宵

動滄江十月雷又云霹靂楚王臺以此知滄

江指雲安也宋曰國語自子之行皆無寧歲

修可曰周禮陰陽之所交風雨之所會鶴曰

按是年裳黽自台州反陷信明等州方伏誅

而歙州人又殺其刺史公托言於雨欲洗吳

越謂此

莫相疑行鶴曰此詩與後篇赤霄行

四月嚴武薨五月以郭英又為成都

尹公與英又雖有舊然志不相合遂

滄溟選

絕妙

起去草
堂之興

男兒生無所成頭皓白牙齒欲落真可惜憶
獻三賦蓬萊宮自怪一日聲輝赫集賢學士
如堵墻觀我落筆中書堂往時文彩動人主
此日飢寒趨路傍晚將未契託年少當面輸
心背面笑寄謝悠悠世上兒不爭好惡莫相
疑寫得徹至懷抱如洗沫曰天寶中公獻三
大禮賦明皇奇之使待制集賢院命宰相
試文章今雲中書堂即宰相所坐之堂也記
孔子射於巽相之圃觀者如堵趙曰陸機

歎逝賦託末
契於後生

赤霄行

王云豈不為甚奇正自不奇耳

孔雀未知牛有角渴飲寒泉逢觝觸造意甚奇赤
霄玄圃須往來翠尾金花不辭辱江中淘河
嚇飛燕淘河飛燕本不相涉用鷓鴣
雛事而去之真達識也銜泥却落
羞華屋皇孫猶曾蓮勺困衛莊見貶傷其足
老翁慎莫怪少年葛亮貴和書有篇丈夫垂
名動萬年記憶細故非高賢名言偉度趙曰
淘河者鷓鴣也

飛燕從江上來為淘河所疑意謂爭其魚而
赫之燕歸華屋之上負此羞恥銜泥而却落
也蓋用莊子鴟得腐鼠鷓鴣雖過之仰面視之
曰嚇注云嚇音鏘又音赫口拒人也宋曰漢
紀宣帝初為皇孫高材好學亦喜遊俠常困
於蓮勺鹵中注云為人所困辱也蓮勺縣名
鹵中鹽池也蓮音輦勺音灼左傳齊靈公伐
鄭高無咎鮑牽處守及還孟子訴之曰高鮑
將不納君秋別鮑牽而逐高無咎仲尼曰鮑
莊子之智不如葵葵猶能衛其足衛當作鮑
趙曰老翁公自謂少年有所指也諸葛亮集
有貴和篇此蓋託言不能和則必召辱矣漢
文帝與匈奴書朕與單于
指細故注細故小事也

去蜀

王云全篇好

年戰客蜀郡一年居梓州如何關塞阻轉作

瀟湘遊萬事已黃髮殘生隨白鷗安危大臣

在何必淚長流鶴曰安危大臣在謂吐蕃入寇有郭子儀諸公可恃也

宿青溪驛奉懷張貞外十五兄之緒

鶴曰青溪驛在嘉州犍為縣時成都經嘉戎而至忠渝

漾舟千山內日入泊荒渚我生本飄飄今復

在何許石根青楓林猿鳥聚儔侶月明遊子

靜畏虎不得語中夜懷友朋乾坤此深阻浩

蕩前後間佳期付荆楚

荒者一作在者

後在歌行贈四兄

王云八偷天性之樂發得風騷

與兄行年校一歲賢者是兄愚者弟兄將富
貴等浮雲弟竊功名好權勢長安秋雨十日
泥我曹韜馬聽晨雞公卿朱門未開鎖我曹
已到肩相齊吾兄睡穩方舒膝不鞭不巾踏
曉日男啼女哭莫我知身上須繒腹中實今
年思我來嘉州嘉州酒重花滿樓樓頭喫酒

樓下臥長歌短詠還相酬四時八節還拘禮
女拜弟妻男拜弟幅巾鞶帶不掛身頭脂足
垢何曾洗吾兄吾兄巢許倫一生喜怒長任
真日斜枕肘寢已熟啾啾唧唧為何人

皮視切說文車鞞也

喜雨

南國旱無雨今朝江出雲入空纔漠漠洒迥
已紛紛巢燕高飛盡林花潤色分晚來聲不

七集卷三十一

絕應得夜深聞趙曰南國指荆楚也安石曰

可出雲也

宴戎州楊使君東樓

勝絕驚身老情忘發興奇座從歌妓密樂任

主人為能今人雖褻語不重碧拈春酒輕紅擘

荔枝亦風樓高欲愁思橫笛未休吹宋曰曹

啓云春清縹酒注縹深碧也山谷曰拈春酒

本樂作天詩非按元積元日詩羞看弟子先拈酒乃唐

好全篇自

人之語也荔子雖有數種而膜皆帶粉紅山
谷在戎州詩云王公權家荔子綠寥致平家
綠荔枝試傾一杯重碧色快擘千顆輕紅肌
鶴曰山谷在戎州有廖致平送綠荔枝詩云
誰能同此絕勝味唯有老杜東樓詩謂此詩
也希曰唐志戎州貢荔枝煎九減志戎州有
荔枝園

渝州候嚴六侍御不到先下峽

聞道乘驄發沙邊待至今不知雲雨散虛費

短長吟山帶烏蠻闊江連白帝深船經一柱

觀留眼共登臨此以指嚴侍御也

宋曰王際

詩風流雲散一別如雨古詩有長短吟鄭曰
梁益記雋州雋山其地接諸蠻部有烏蠻狄
蠻洙曰白帝指夔州因漢公孫述
僭偽號白帝城一柱觀在江陵

撥悶一作贈嚴

聞道雲安麴米春纔傾一盞即醺人乘舟取

醉非難事下峽銷愁定幾巡長年三老遙憐

汝揆施開頭捷有神已辦青錢防顧直當令

美味入吾脣夢彌曰雲安縣屬夔州今為雲

未滿不得死且可勤買拋青春國史補云酒

有郢之富水烏程之若下榮陽之士窟春富

平之石凍春劍南之燒春杜子美亦云聞道

雲安麴米春才傾一盞即醺人裴劍作傳奇

記裴航事亦有酒名松醪春乃知唐人名酒

多以春則拋青春亦必酒名也趙曰東坡詩

麴米春香並舍聞蓋出於此長年三老川中

呼舟師之名夢弼曰峽中以篙師為長年拖

工為三老今俗謂之翁洙曰開頭一作鳴鏡

皆行船貌初行船曰開頭鄭曰揆練結切物

折也趙曰川人不可以準

折一色見錢為青錢

聞高常侍亡公自注忠州作鶴曰按

侍高適卒又按公前有寄高常

侍詩意是寄詩未久而適已卒

歸朝不相見蜀使忽傳亡虛歷金華省何殊

地下郎致君丹檻折哭友白雲長獨步詩名

在祗令故舊傷夢弼曰按唐志門下省左散騎常侍二人掌規諷過失侍

從顧問又按漢宮闕記金華殿在未央宮白虎觀右祕府圖書皆在焉故王思遠遜侍中

表云奏事金華之上進議玉臺之下後世以門下名金華省蓋出此也宋曰世說顏回為

地帝怒曰小臣延辱師傳罪死不赦御史將

雲下雲攀殿檻折夢弼曰按唐新書高適負氣敢言權貴側目公故有丹檻折之句

宴忠州使君姪宅鶴曰詩云出守吾家姪則為杜使君

出守吾家姪殊方此日歡自須遊阮舍不是

怕湖灘樂助長歌送杯饒旅思寬昔曾如意

舞牽率強為看洙曰晉阮咸與叔父籍為竹林之遊咸與籍居道南諸阮

居道北湖灘中州下惡難也趙曰王戎嘗以如意起舞

禹廟

禹廟空山裏秋風落日斜荒庭垂橋袖古屋

畫龍蛇雲氣生虛壁江聲走白沙早知乘四

載疏鑿控三巴洙曰宋玉招魂仰觀刻楸畫為龍蛇些孫莘老云荒庭垂

滄溟選

橋袖古屋畫龍蛇蓋橋袖錫貢駢龍蛇皆禹
之事公因見此有感也洙曰孔氏書傳四載
謂水乘舟陸乘車泥乘輻山乘櫟郭璞江賦
巴東之峽夏后疏鑿地曰三巴記云閬水東
南流三折如巴字故曰三巴鄭曰十
道志渝州巴縣并巴東西是為三巴

題忠州龍興寺所居院壁

忠州三峽內井邑聚雲根小市常爭米孤城
早閉門空看過客淚莫覓主人恩淹泊仍愁

虎深居賴獨園

花溪獨園與馬卿下令同洙
曰蜀都賦三峽注巴東永安
縣有高山相對相去可二十丈左右崖甚高
謂之峽江水過其中趙曰雲根言石也張協

滄溟選

詩雲根臨八極蓋取五岳之雲觸石而出
則石者雲之根也洙曰佛書有給孤獨園

哭嚴僕射歸櫬

鶴曰按史嚴武年四
十薨贈尚書左僕射

素幔隨流水歸舟返舊京老親如宿昔部曲

異平生風送蛟龍雨

謂其化為蛇龍而風送
之雨情境慘然與下天

長意天長驃騎營一哀三峽暮遺後見君情

趙曰老親如宿昔言嚴公之母尚健如宿昔
耶後村詩話云故人感知已之遇季布奏事

彭越頭下臧洪盧湛皆不以主成敗而二
其心叔季所謂賓客方翕翕熱時則趨附恐

後及時異事改則掉臂而去至有射羿者世
傳嚴武欲殺子美殆未必然觀老親如宿昔

部曲異平生之句極其悽愴至置武於八哀詩中忠厚藹然異於幕府少年今白髮之作矣李義山過舊府有寄諸掾詩云莫憑無鬼論終負託孤心猶有門生故吏之情可以矯俗

放船

收帆下急水卷幔逐回灘江市戎戎暗山雲
淄淄寒此戎戎淄淄亦不必所出偶荒林無
徑入獨鳥怪人看已泊城樓底何曾夜色闌

旅夜書懷

細草微風岸危檣獨夜舟星隨平野闊月湧
大江流等閑星月著一湧字覺不同名豈文章著官應老
病休飄飄何所似天地一沙鷗

懷舊

鶴曰蘇源明天寶間為國子司業以廣德二年終於秘書少監

地下蘇司業親情獨有君那因喪亂後便有
死生分老罷知明鏡悲來望白雲自從失詞
伯不復更論文落句不忍讀師曰老罷知
茅屋為秋風所破歌鶴曰公在成都

滄溟

英义而英义驕縱不可託故舍之而去所以託言茅屋為秋風所破蓋深有所感

八月秋高風怒號卷我屋上三重茅茅飛渡

江灑江郊高者挂脊長林梢下者飄轉沉塘

坳南村羣童欺我老無力忍能對面為盜賊

公然抱茅入竹去唇焦口燥呼不得歸來倚

杖自歎息俄頃風定雲墨色秋天漠漠向昏

黑布衾多年冷似鐵嬌兒惡臥踏裏裂牀牀

不可言

屋漏無乾處雨脚如麻未斷絕自經喪亂少

睡眠長夜沾濕何由徹安得廣厦千萬間大

庇天下寒士俱歡顏風雨不動安如山嗚呼

何時眼前突兀見此屋吾廬獨破受凍死亦

足深曰晉古犬切趙曰白樂天詩爭得大裘長萬丈與君都蓋洛陽城然近乎戲語豈

有萬丈之表乎若公言千萬間之廣厦自有

深旨若溪詩話云孟子七篇論君與民者居

半其欲得君蓋以安民也觀杜陵詩云窮年

憂黎元嘆息腸內熱又云誰能扣君門下令

減征賦寄柏學士云幾時高議排金門長使

蒼生有環堵茅屋為秋風所破歌寧令吾廬

獨破受凍死亦足而志在大庇天下寒士其
 仁心廣大異夫求穴之蟻輩真得孟子之
 所存矣東坡問老杜何如人或言似司馬遷
 但能名其詩耳吾謂老杜似孟子蓋原其心
 也東坡志林僕嘗問荔枝何所似或曰荔枝
 似龍眼坐客皆笑其陋荔枝實無所似也僕
 云荔枝似江瑶柱應者皆慨然僕亦不辨昨
 日見畢仲游僕問杜子美何似人仲游曰似
 司馬遷僕喜而不
 答蓋與曩言會也

八月十五夜月二首

永泰元年秋雲安作

滿目飛明鏡歸心折大刀轉蓬行地遠攀桂

成都秋至雲安明年好題

蜀日公去

大不成
文理

仰天高水路疑霜雪林棲見羽毛此時瞻白

兔直欲數秋毫洙曰古樂府藁砧今何在碣

何當大刀頭刀頭有環言稍下巫山峽猶銜白帝城氣沉全浦暗輪側

還也破鏡飛上天月半也半樓明刁斗皆催曉蟾蜍且自傾張弓倚殘

魄不獨漢家營張弓謂月如弓倚殘魄望其

日稍下猶銜皆言月也也漢公孫述僭偽號白帝城洙曰白帝城夔州

中以警夜者張衡靈憲云弄請不死之藥於西王母姮娥竊以奔月遂託身於月是為蟾

于

蝮鶴曰按史是年八月僕固懷恩及吐蕃回紇入寇故有刁斗及漢營之句趙曰時與吐蕃交兵則張弓於夜皆倚曉月之殘魄不獨漢營為然虜營亦然倚字使宋玉長劍倚天外之倚

雲安九日鄭十八攜酒陪諸公宴

寒花開已盡菊蕊獨盈枝舊摘人頻異只一頻字

而上下二三十年無不可感與去年明輕香

猶暫隨地偏初衣袷山擁更登危萬國皆戎

馬酣歌淚欲垂夢弼曰袷古合切說文無絮衣也秋興賦御袷衣洙曰風

俗記九日登高以讓災厄鶴曰萬國皆戎馬謂其時僕固懷恩及吐蕃回紇入寇也

雨鶴曰按史是年春旱四月始雨七月又旱自春無雷六月始雷

行雲遞崇高飛雨藹而至古意潺潺石間溜

汨汨松上駛元陽乘秋熱百穀亦已棄皇天

德澤降焦卷有生意前雨傷卒暴今雨喜容

易不可無雷霆間作鼓增氣佳聲達中宵所

望時一致清霜九月天髣髴見滯穗郊扉及

我私我圃日蒼翠恨無抱甕力庶減臨江費

謂臨江而費抱甕之力鄭曰駛踈吏切馬行疾也趙曰應璩與岑瑜書云頃者炎旱日更甚沙磧銷爍草木焦卷也宋曰詩遺秉滯穗又雨我公田遂及我私莊子子貢過漢陰見一丈人方為圃畦鑿隧而入井抱甕而出灌

長江二首

眾水會涪萬瞿唐爭一門朝宗人共挹盜賊爾誰尊孤石隱如馬高蘿垂飲猿歸心異波浪何事即飛翻宋曰涪萬峽中二郡名瞿唐瀕石高二十丈許及秋至則纏如馬

浩浩終不息乃知東極臨眾流歸海意萬國奉君心色借瀟湘闕聲驅灑灑深未辭添霧雨接上遇衣襟接上不可曉趙曰瀟湘在潭川三峽之水入洞庭與瀟湘相遠故云色借也宋曰遇一作過

奉漢中王手札

鶴曰漢中王貶蓬州刺史今出峽將歸因作書報公而公投以此詩詩中云王人留上客避暑得名園淹泊俱崖口東西異石根當是王在歸州為太守留度夏而公在雲安適相望也

國有乾坤大王今叔父尊剖符來蜀道歸蓋

取荆門、峽險通舟，峻江長注，海奔主人留上。
客避暑，得名園前後，緘書報分明。饌玉恩天，
雲浮絕壁，風竹在華軒。已覺良宵永，何看駭
浪翻。入期未，邱雪朝，芴紫微垣。枚乘文章老，
河間禮樂存。悲秋宋玉宅，失路武陵源。淹泊
俱崖口，東西異石根。夷音迷咫尺，鬼物傷黃
昏。大馬誠為戀，狐狸不足論。從容草奏罷，宿
昔奉清罇。希曰：左思吳都賦：矜其宴居，則朱
服玉饌。沫曰：唐制：諸侯各置邸，京

師故有邸，吏朱邸言邸。有朱戶，以冬為入。期
故言雪。晉志：紫宮垣一曰紫微，大帝之座。天
子之所居也。趙曰：梁孝王時，枚乘在諸文士
之間，年最高。洙曰：漢景帝十三王，河間獻王
德修禮樂，被服儒術。趙曰：宋玉宅在歸州。洙
曰：武陵源在鼎州。楚俗語言多夷音。曹子建
表不勝大馬。趙曰：公言漢中王有懷君之心，今入
朝，草奏既罷，必將侍宴，以奉宿昔之歡也。
石硯公自注：平侍
御者之硯也。
平公今詩伯，秀發吾所羨。奉使三峽中，長嘯
得石硯。巨璞禹鑿餘，異狀君獨見。其滑乃波

連用三公
字亦未為
工

壽其光或雷電聯坳各盡墨多水遞隱見揮
酒容數人十手可對面比公頭上冠貞質未
為賤當公賦佳句況得終清宴公舍起草姿
不遠明光殿致于丹青地知汝隨顧眄夢弼曰郭璞
璞江賦巴東之峽夏后疏鑿今疑此石乃禹
所鑿之餘也詠曰坳硯穴也聯坳謂雙穴相
並各盡墨謂盡墨力所謂發墨是也趙曰多
水遞隱見謂硯石溫潤出水也趙曰平公為
侍御頭上冠獅豸乃一角獸而能觸邪此石
質剛正可以比之也夢弼曰起草謂知制誥
也漢官儀尚書郎主作文章起草修可曰明
光漢殿名三秦記明光殿以金為瓦以玉為

階夢弼曰末句謂此硯致之于明光禁中
丹青之地得天子之顧眄恩遇非常也

三韻三篇

五言古詩遠近似古風詩

高馬勿捶面長魚無損鱗辱馬馬毛焦困魚
魚有神君看磊落士不肯易其身

蕩蕩萬斛船影若搖白虹起檣必椎牛挂席
集衆功自非風動天莫置大水中趙曰椎牛

功或謂以牛祭非

烈士惡多門小人自同調名利苟可取殺身

傷權要何當官曹清爾輩堪一笑夢弼曰多門謂所交

不一左傳晉政多門謝靈運詩誰謂古今殊異代可同調

諸將五首鶴曰五首乃言天寶以來諸將之事

漢朝陵墓對南山胡虜千秋尚入關昨日玉

魚蒙葬地早時金盃出人間見愁汗馬西戎

逼曾閃朱旗北斗闌多少材官守涇渭將軍

且莫破愁顏宋曰西京雜記長安大明宮宣政殿初就每夜見數騎遊往其

間高宗敕巫祝劉明奴問其所由鬼云我是漢楚王戊太子死葬於此明奴曰按漢書戊

與七國反誅死無後焉得其子葬於此鬼曰

我當時入朝以路遠不從坐後病死天子於

此葬我漢書自有遺誤耳明奴因宣詔與改

葬鬼喜曰若改下極為幸甚今在殿東北入

地文餘我死時天子斂我玉魚一雙今猶未

朽必以此相送勿見奪也明奴遂奏聞有勅

改葬苑外及發掘玉魚宛然見在棺柩之屬

朽爛已盡自是其事遂絕田曰南史沈炯傳

炯自初明為魏所虜嘗獨行經漢武通天臺

為表奏之陳已思鄉之意其畧曰甲帳珠簾

一朝零落茂陵玉盃遂出人間今公用此但

金玉字異爾舊引孔氏志怪乃女子之事也

上集卷三十一

人

是

間見蓋亦用沈炯事趙曰此詩所以激諸將謂漢朝陵墓自以對南山有千秋之固及胡虜入關不無發掘者今河隴繼有吐蕃之難而諸將曾不知速來長安為禦戎之圖也長安號北斗城夢弼曰或云開字作殷謂子美父名開不應用開字然按集又有翩翩戲蝶開過慢之句豈非臨文不諱乎洙曰漢書材官蹶張

韓公本意築三城擬絕天驕拔漢旌豈謂盡煩回紇馬翻然遠救朔方兵胡來不覺潼關隘龍起猶聞晉水清獨使至尊憂社稷諸君何以答升平希曰景龍間韓國公張仁愿於河上築三受降城蓋欲絕虜道

也其後反與回紇和親資其兵同討安史公所以致諸君何以答升平之恨趙曰漢書匈奴自稱為天之驕子而回紇者匈奴之種也故亦得稱天驕至德初郭子儀以朔方軍及安西回紇等兵討安慶緒其後回紇恃功侵擾中國此公所以嘆也胡謂祿山當時哥舒翰失守祿山陷潼關龍喻肅宗河北晉地也此謂肅宗起於靈武而河北復清也洛陽宮殿化為烽休道秦關百二重滄海未全歸禹貢薊門何處覓堯封朝廷衮職誰爭補天下軍儲不自供稍喜臨邊王相國肯銷金甲事春農趙曰漢紀秦得百二焉注秦地險固二萬人足當諸侯百萬人也

滄海指山東蓊門言河北深曰相國謂王縉也希曰王縉由侍中拜河南副元帥又拜盧龍節度使故此篇首以洛陽言

迴首扶桑銅柱標冥冥氛祲未全銷越裳翡翠無消息南海明珠久寂寥殊錫曾為大司

馬總戎皆插侍中貂炎風朔雪天王地只在

忠臣翊聖朝稍曰後漢馬援南征建銅柱標以勒功深曰前漢西域傳贊孝

武之世觀犀布玳瑁則建朱崖七都自是之後明珠文甲通犀翠羽之珍篇於後宮注云

昔周公相成王越裳氏重九譯而獻白雉又後漢賈琮傳交趾土多珍異產明珠翠羽犀

象玳瑁異香美木之屬莫不自出師曰子美嘗有自平宮中呂太一南海收珠之句蓋廣

德元年呂太一為廣州使舉兵叛故翡翠明珠久不貢朝廷說者多引此詩以解太一之

事洙曰東晉石勒侵阜陵詔加王導大司馬假以黃鉞出討之軍次江寧帝親餞于郊漢

侍中冠武弁大冠亦曰惠文冠加璫附蟬為文貂尾為飾也趙曰殊錫總戎之句乃深責

諸君徒享高爵厚祿而不能輸忠者也故有下句

錦江春色逐人來巫峽清秋萬壑哀正憶往

時嚴僕射共迎中使望鄉臺王恩前後三持

節軍令分明數舉杯西蜀地形天下險安危

上集卷二 十一

二句極春秋景象言言之勝軍政明肅故得餘閑累有稱觴之樂

須仗出羣材

趙曰此篇專言嚴武也望鄉臺在成都之比公憶往時曾隨嚴

武登此臺以迎中使朱曰按武傳兩鎮蜀一刺綿州趙曰嚴武鎮蜀以寶應元年正月權

令兩川都節制為一六月專以節制西川阻徐知道反不得進為二廣德二年朝廷正以

西川合一節度而武以黃門侍郎來為三也鶴曰按舊史武出為綿州刺史劍南東川節

度使兼御史中丞上皇詔以劍南兩川合為一拜武成都尹兼御史大夫充劍南節度此

當是在乾元二年裴冕為尹之前蓋玄宗以上元元年是時鎮蜀止是節制也合以此為一

矣而武是時鎮蜀止是節制也合以此為一寶應元年為二廣德二年為兩川節度為三

謂也趙曰安危也謂安其危也

承聞故房相公靈輓自閬州啓殯歸

葬東都有作二首

鶴曰房瑄河南人罷相後歷漢州刺

史廣德元年元赴召道病卒於閬州時權瘞於彼後贈太尉

遠聞房太守

以其貶漢州刺史稱之曰房太守正其恨意五字能言人所難

言改為太尉誤矣

歸葬陸渾山一德興王後

豈元耶

孤魂久客間孔明多故事安石竟崇班他日

嘉陵淚仍霑楚水還

宋曰伊洛間有陸渾山蜀志陳壽與荀勗等定

故蜀丞相諸葛亮故事二十四篇以進晉謝安薨帝臨于朝堂賜東園祕器朝服贈太傅

及葬加殊禮依大司馬桓温故事師曰孔明
 多故事喻房公奏議可為朝廷典故安石竟
 崇班喻房公死後竟追贈褒崇之也蔡寬夫
 詩話云唐書房瑄傳上皇入蜀瑄建議請諸
 王分鎮天下其後賀蘭進明以此謔之肅宗
 瑄坐是卒廢不用世多憫之予讀司空圖房
 太尉漢中詩云物望傾心久兗渠破膽頻注
 謂祿山初見分鎮詔書膺嘆曰吾不得天
 下矣非瑄無能畫此計者蓋以乘輿雖播迂
 而諸子各分鎮天下兵柄則人心固所繫矣
 未可以強弱爭也今唐史乃不載此語圖博
 學多聞嘗位朝廷且修史其言必自來夫
 瑄雖不見用而當時建言有關於利害豈可
 廢哉惜乎史臣不能為一白之也後村詩話
 子美與房瑄善共居諫省也坐排瑄後為哀
 挽方之謝安投贈哥舒翰詩誠有稱許然陳

濤斜潼關二詩直筆不少怨或疑與素論相
 反余謂翰未敗非子美所能逆知瑄雖敗猶
 為名相至於陳濤斜潼關之敗直筆不怨所
 以為詩史也何相反之有趙曰房公之喪自
 閬州起發則由嘉陵江而下也

丹旄飛飛日初傳發閬州風塵終不解江漢

忽同流死生成敗難言之情劍動親身匣書

歸故國樓盡哀知有處為客恐長休

別常徵君

兒扶猶杖策臥病一秋強白髮少新洗寒衣

寬總長白髮少寒衣寬為句故人憂見及此別淚相忘

各逐萍流轉來書細作行趙曰雖別而俱不能淚所以成相忘也

近聞鶴曰按史是年十月吐蕃及回紇入寇京城震恐郭子儀乘間

與回紇定約共擊吐蕃吐蕃聞之夜引兵遁去

近聞犬戎遠遁逃牧馬不敢侵臨洮清水逶

迤白日靜隴山蕭瑟秋雲高崆峒五原亦無

事北庭數有關中使似聞贊普更求親舅甥

和好應難棄鶴曰唐隴右道洮州是臨洮郡關內道鹽州是五原郡崆峒山

古隴右岷州關內原州此皆指關隴而言也

夢符曰吐蕃號君長曰贊普趙曰先帝昔常和親以公主嫁贊普矣

遣憤鶴曰郭子儀使白元光與回紇將藥葛羅合兵追吐蕃大破之

於是回紇等入見贈賚繒帛前後十八萬府藏空竭稅百官俸以給之此憤以為可

憤也

聞道花門將論功未盡歸自從收帝里誰復

總戎機蜂蠆終懷毒雷霆可震威莫令鞭血

地再濕漢臣衣

洙曰花門即回紇也左傳君無謂邾小蜂蠆有毒況國乎

漢賈山傳人主之威非特雷霆也師曰鞭血地指禁中也漢書云禁中非刑人鞭血之地

鄭典設自施州歸

鶴曰按唐志東宮官典設郎四人掌

太子湯沐汎婦鋪陳之事裴施州裴冕也

吾憐榮陽秀初有謫名賢慎出處不肯

妄行役旅茲殊俗遠竟以屢空迫南謁裴施

州氣合無險僻攀援懸根本登頓入矢石矢石

秘別入矢石謂石之如虎也暗用李廣事青

山自一川城郭洗憂感聽子話此邦令我心

悅懌其俗則純朴不知有主客温温諸侯門

禮亦如古昔勅厨倍常羞盃盤頗狼藉時雖

屬喪亂事貴賞匹敵中宵愜良會裴鄭非遠

戚羣書一萬卷博涉供務隙他日辱銀鈎森

跡見矛戟倒徒喜旋歸畫地來所歷乃聞風

土質又重田疇闢刺史似寇恂列郡宜競借

北風吹瘴癘羸老思散策渚拂蒹葭寒嶠穿

葛蘿翳此身仗兒僕高興潛有激孟冬方首

路強飯取崖壁歎爾疲駑駘汗溝血不赤終

然備外飾駕馭何所益我有平肩輿前途猶

準的忽轉入車馬翩翩入鳥道庶脫蹉跌厄

夢弼曰禁陽鄭氏之郡洙曰史滑稽傳履舄

交錯杯盤狼藉事貴賞四敵賞一作當夢弼

詢工行書森然如武庫矛戟洙曰蔡邕倒屣

而迎王粲趙曰倒屣不上鞋踵也鄭曰畫去

昔願從陛下復借寇君一年鄭曰借讀作吝

寄裴施州

鶴曰按史裴冕廣德初充

桓為判官桓抵法

廊廟之具裴施州宿昔一逢無此流若無第

乍讀兩金鍾大鑪在東序冰壺玉衡縣清秋三四句

語必笑峻直篇內得此自別自從相遇減多病三歲

為客寬邊愁堯有四岳明至理漢二千石真

鳥蘿洙曰顏延年詩首路踟蹰險艱修可曰馬

援銅馬相法曰汗溝欲深長漢書大宛馬汗

血

分憂幾度寄書白鹽北接一句未了苦寒贈我

青羔裘霜雪迴光避錦袖蛟龍動篋蟠銀鈎

紫衣使者辭復命再拜故人謝佳政將老已

失子孫憂後來況接才華盛夢符曰詩注鏞

河圖在東序文選清如玉壺水書在璇璣玉衡夢弼曰四岳義仲義叔和仲和叔堯掌四

岳之官也宋曰漢宣帝曰與我共理者惟良二千石平趙曰白鹽夔州山名此言裴寄書

來夔與公又贈之以羔裘也

荆南兵馬使太常卿趙公大食刀歌

鶴曰是年冬崔旰反蜀中大亂故趙公刮寇至夔夔隸荆南節度也

曰大食國名

太常樓船聲嗷嘈問兵刮寇超下牢救出令

奔飛百艘格同救出令格同猛蛟突獸紛騰逃白帝寒

城駐錦袍玄冬示我胡國刀壯士短衣頭虎

毛憑軒拔鞘天為高翻風轉日本怒號冰翼

雲淡傷哀猱鑄錯碧巖礪鶻膏鏑鏑已瑩虛

秋濤鬼物撒捩亂坑壕蒼水使者捫赤條注

搜神記龍伯國人罷釣鼈芮公迴首顏色勞

非也龍伯國人罷釣鼈本不切直形容此刀一出海怪盡絕然芮公回首又顏色為勞語殊佳

分闡救世用賢豪趙公玉立高歌起攬環結

佩相終始萬歲持之護天子得君亂絲與君

理蜀江如線針如水即木荆岑彈丸心未已

賊臣惡子休干紀魑魅魍魎徒為耳妖腰亂

領敢欣喜用之不高亦不痺不似長劍須天

倚吁嗟光祿英雄弭光祿未喻必別有大食寶

刃聊可比丹青宛轉麒麟裏光芒六合無泥

滓夢焗曰十道志三峽口地曰峽州上牢下

下牢楚蜀分珍趙曰由此而上至夔故曰超

言同赴軍事也鄭曰鞘所交切洙曰爾雅注

礪鵜似鳧而小膏中瑩刀鄭曰撒匹茂切揆

練結切洙曰搜神記秦時有人夜渡河見一

人丈餘手橫刀而立叱之乃曰吾蒼水使者

也列子龍伯之國有大人一釣而連六鼈洙

曰芮公荆南節度使也鶴曰按史荆南自廣

德至大曆皆為衛伯玉為節度使則衛公非

芮公疑衛訛為芮也然王兵馬使二角鷹詩

亦云荆南芮公得將軍又何也師云是趙芮

公未知何所本洙曰左傳眾仲曰以德和民

不聞以亂猶治絲而勞之也蜀木至瞿唐州

古甚
神

為峽所束如線焉夢弼曰王粲登樓賦取荆
山之高岑後漢隗囂將王元說囂曰元請以
一先泥為大王東封函谷關鄭曰痺音婢又
音卑夢弼曰潘岳射雉賦揆懸刀聘絕伎如
轉如軒不高不埋與痺字通用修可曰荆
楚故事襄王謂左右曰能為大言者乎宋玉
曰方地為輿圓天為蓋彎弓掛扶桑長劍倚
天外王曰善沫曰末句謂趙公必用此刀立
大功畫像於麒麟閣也
王兵馬使二角鷹朝曰按史大曆初
衛伯玉荆南節度使此
王兵馬使得非昂乎

悲臺蕭瑟石龍從哀壑
杓杓浩呼洶中有萬

已
角鷹
味
神

里之長江迴風滔日孤光動起得森聳賦二
也讀至迴風滔日豈可以逐字逐句某地某
事意之哉語有神助正在此角鷹翻倒壯士
等。畫入騷選難以語人
臂將軍玉帳軒勇氣二鷹猛腦條徐墜目如
愁胡視天地杉雞竹兔不自惜孩虎野羊俱
辟易韞上鋒稜十二翮將軍勇銳與之敵將
軍樹勳起安西崑崙虞泉入馬蹄白羽曾肉
三後猊敢決豈不與之齊荆南芮公得將軍

七集卷十一
三

亦如角鷹下莽雲惡鳥飛飛啄金屋安得爾

輩開其羣驅出六合梟鷺分鄭曰龍力空切

潘岳西征賦龍從逼迫注龍從高大貌鄭曰

物志杉雞黃冠青綬常在杉樹下竹兔小如

野兔食竹葉孩虎一作溪虎鄭曰辟易音壁

亦趙曰漢書注辟易謂開張而易其本處夢

也也鄭曰後先九切奉賀陽城郡平太夫人恩命加鄧國

太夫人公自注陽城王衛伯王也鶴

陝以伯玉有幹略乃拜荆南節度使

尋封陽城郡王當是伯玉封王時母

衛幕銜恩重潘輿送喜頻濟時瞻上將錫號

戴慈親富貴當如此尊榮邁等倫郡依封土

舊國與大名新紫誥鸞回紙清朝燕賀人遠

傳冬笋味更覺綵衣春弈葉班姑史芬芳孟

母鄰義方兼有訓詞翰兩如神委曲承顏體

騫飛報主身可憐忠與孝雙美畫麒麟夢符曰漢

書注衛青征匈奴大克獲帝就拜大將軍於
 幕中故曰幕府趙曰衛幕衛青之幕也以陽
 城王姓衛用之尤切洙曰潘安仁閑居賦太
 夫人乃御籃輿升輕軒遠覽王畿近周家園
 趙曰紫詰紫錦之詰也鸞回紙則紙上之字
 有回鸞之勢也洙曰楚國先賢傳孟宗至孝
 母好食笋冬月無之宗入林中哀號笋為之
 生後漢列女傳曹世叔妻班處之女名昭字
 惠姬博學高才兄固著漢書其入表及天文
 志未及竟而卒和帝詔昭就東觀踵而成之
 帝數召入宮令皇后諸貴人御事焉號曰大
 家家音姑劉向列女傳鄒孟軻母三徙而舍
 學宮之傍軻嬉游乃設剋豆揖繇孟母曰真
 可以居吾子矣左傳愛子教之以義方麒麟
 閣名也

冬深

葉隨天意江溪共石根早霞隨類影類字
 寒水各依痕易下楊朱淚難招楚客魂風濤
 暮不穩捨棹宿誰門趙曰早霞隨類影言其
而呈現也洙曰楊朱泣歧路謂其可
以南可以此宋玉哀屈原作招魂

將曉二首

石城除擊拆鐵鎖欲開關鼓角悲荒塞星河
 落曉山巴人常小梗蜀使動無還垂老孤帆

色飄飄犯百蠻夢弼曰蜀使動無還蓋謂上元

間劍南東川節度兵馬使段子璋反伏誅寶

應初劍南西川兵馬使徐知道反伏誅明年

劍南西山兵馬使崔旰反

殺成都節度使郭英乂也

軍吏回官燭舟人自楚歌寒沙蒙薄霧落月

去清波壯惜身名晚衰慙應接多歸朝日簪

笏筋力定知何早憂及此

十二月一日三首

今朝臘月春意動雲安縣前江可憐一聲何

處送書鴈百丈誰家上瀨船子美七言律每

差竹枝之比未將梅藥驚愁眼更取椒花媚

三首皆然遠天明光起草人所羨肺病幾時朝日邊趙

百丈者牽船筏希曰漢書下瀨將軍注引伍

子胥有下瀨船此故反用之本一作上水船

洙曰明光殿名也漢王商借明光殿起草作

制詰夢弼曰子美素有消渴疾趙曰晉明帝

云只聞人自長安來不聞人自

日邊來故後人以日邊為帝都

寒輕市上山煙碧日滿樓前江霧黃負鹽出

井此溪女打鼓發船何郡郎新亭舉目風景

王云杜律
拙謬了有
如此二詩
者

切茂陵著書消渴長春花不愁不爛熳楚客

唯聽棹相將好語鶴曰夔州奉節大昌二縣皆有塩井趙曰晉王導傳洛京

傾覆中州士人避亂江左每至暇日邀出新

亭飲宴周觀中坐而嘆曰風景不殊舉目有

江河之異皆相視流涕惟導愀然變色曰當

共戮力王室克復神州何至作楚囚相對泣

耶衆收淚而善著書有消渴病既病免家居茂

陵子美有渴疾故以自比也即看燕子入山扉豈有黃鸝歷翠微短短桃

花臨水岸輕輕柳絮點人衣春來準擬開懷

久老去親知見面稀自他日一杯難強進重

嗟筋力故山違趙曰十二月一日作詩而有燕桃花之句何也義在末

句所謂他日一杯難強進者也蓋逆道其事耳又雪

南雪不到地青崖霑未消微微向日薄脉脉

去人遙冬熱鴛鴦病或語映深豺虎驕愁邊

有江水焉得北之朝

送王侍御往東川放生池祖席

東川詩友合此贈怯輕為況復傳宗近空然

惜別離梅花交近野草色向平池儻憶江邊

臥歸期願早知夢弼曰東川梓州路也

補遺

禹廟芷堂劉光庭自昭云嘗侍須溪先生論及禹廟詩早知乘四載疏鑿三巴先

生云此言禹功疏鑿自三巴而始禹廟在上流故控持也言三巴皆控持於此早知言其

氣力盛壯之時也他人禹廟詩落句句不能如此力量

集千家註杜工部詩集卷之十二

